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767  
25 November 1987  
CHINESE

第二七六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7年11月25日星期三，上午10点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	菊地先生	(日本)
<u>成员国</u> ：	阿根廷	德尔佩奇先生
	保加利亚	茨韦特科夫先生
	中国	俞孟嘉先生
	刚果	阿杜基先生
	法国	布罗尚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约克伯爵
	加纳	格贝霍先生
	意大利	布奇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别洛诺戈夫先生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沙利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伯奇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沃尔特斯先生
	委内瑞拉	帕冯—加西亚先生
	赞比亚	祖泽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上午11时10分开始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安哥拉对南非的控诉

1987年11月19日安哥拉常驻联合国代表写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9278)

1987年11月20日津巴布韦常驻联合国代表写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9286)

主席：按照前几次会议就这一项目作出的决定，我邀请安哥拉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邀请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巴西、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佛得角、哥伦比亚、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埃及、埃塞俄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印度、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拉维、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尼加拉瓜、尼日尔、葡萄牙、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南非、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越南、南斯拉夫、津巴布韦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朱迪先生（阿尔及利亚）、勒格瓦伊拉先生（博茨瓦纳）、诺基拉—巴蒂塔先生（巴西）、马克西莫夫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桑托斯先生（佛得角）、帕纳罗沙先生（哥伦比亚）、莫斯基拉先生（古巴）、扎波多斯基先生（捷克斯洛伐克）、巴达维先生（埃及）、塔德塞先生（埃塞俄比亚）、奥特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卡里汗先生（印度）、特赖基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曼格瓦祖先生（马拉维）、乌尔多·博耶先生（毛里塔尼亚）、多斯·桑托斯先生（莫桑比克）、阿斯托加·加迪亚夫人（尼加拉瓜）、奥诺内耶先生（尼日利亚）、马托斯·普里恩萨

先生（葡萄牙）、布兰科先生（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曼利先生（南非）、马斯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卡洛伊先生（突尼斯）、查古拉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斐春宁先生（越南）、佩伊齐先生（南斯拉夫）和穆登格先生（津巴布韦）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现在，安全理事会继续讨论其议程上的项目。

别洛诺戈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您以杰出的方式履行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的职责，并请允许我表示，在您的领导下，安理会将能够出色地履行其职责，尤其是履行与我们目前正在讨论的极其重要的项目有关的职责。

主席先生，我还要向您的前任、意大利常驻代表毛里齐奥·布奇先生表示感谢，感谢他十分干练、精确地指导了安理会上个月的工作。

我们还要在此欢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的常驻代表约克·冯瓦登伯格伯爵，并祝他在工作中事事顺利。

不到一个月以前，安全理事会讨论了纳米比亚问题，现在它的注意力再次集中在南部非洲问题上。我们又在讨论严重地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极其危险的事件。这就是南非对一个非洲主权国家——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这个议程项目并不陌生。它是在1976年3月份——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宣布独立后不到5个月——第一次提到安理会面前的。此后，它几乎每年都出现在议程上，有几年竟一年出现数次。

安全理事会已通过了几十个要求南非停止侵略行动的决议。有些决议草案由于西方国家代表的阻拦而未获通过。

尽管安全理事会、大会以及联合国的其他机构为制止南非对邻国的侵略而做出了努力，南非种族主义者继续顽固奉行侵犯安哥拉和其他非洲国家主权的政策。特别令人吃惊的是，南非对安哥拉发动的侵略战争一年比一年猖狂，一年比一年扩大。

今年11月15日和11月18日安哥拉总统多斯桑托斯先生写给秘书长的信、今年10月20日安哥拉对外关系部发的文件、安哥拉对外关系部副部长达西尔瓦·德莫拉先生上星期五在安全理事会的发言都详细而有力地陈述了这一情况。

我们最近得到的消息说，种族主义政权的正规军部队深入安哥拉领土数百公里，准备在空军的支援下，用重型陆军装备对英勇抵抗侵略者、维护安哥拉人民和平、自由生活权利的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

与此同时，在靠近安哥拉的纳米比亚边境上聚集了大量的南非军队，总人数几乎达到3万，有400多辆运输车和大炮。这清楚地表明，当安哥拉南部正在进行一场激烈战争的时候，侵略者的好战拳头正准备攻击这个主权国家，一次新的进攻即将开始。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厚颜无耻的行为以及自信是值得注意的；该政权现在公开说它的军队将在安哥拉领土进行军事活动。此外，博塔总统本人和他的几位部长蔑视世界舆论，跑到安哥拉领土上去提高南非军队的士气。这条消息已获官方承认。

南非的武装干涉得到了一小撮安哥拉叛国分子颠覆活动的配合。这些人的活动得到比勒陀利亚的资助和指导，其目的是为了把政治改革强加在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头上，并破坏它的经济。我所指的是被称为安盟的恐怖主义匪帮。安盟以前曾与葡萄牙殖民主义配合，进行反对人阵的活动，现在成了种族主义南非的工具。

南部非洲的形势进一步恶化，因为美国对安哥拉内部事务进行了干涉，向安盟提供军事、政治和外交上的支持。众所周知，在过去两年，美国一直向萨文比匪帮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包括毒刺导弹和反坦克火箭。因此，华盛顿与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一起帮助扩大安哥拉南部的军事行动的规模，特别是帮助安盟对安哥拉的经济目标发动游击进攻，破坏该国的基础设施。顺便说一下，萨文比本人也承认了这一点，他说，“美国在战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纽约时报》1987年9月14日第一版）。

这是一个事实——一个令人痛惜的事实，它破坏了联合国的威望。

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成立12年以来没有过上一天和平的日子。它一直是种族主义南非不断发动的侵略和破坏活动的受害者。财产损失已超过一百二十亿美元。

南部非洲这场长期的冲突给该区域的人民带来了痛苦，而且是导致世界形势恶化的紧张局势的一个根源。

国际社会一致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必须在于那些维护万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人们所推行血腥恐怖与侵略的政府，企图以此阻挠非洲大陆南部这场冲突的解决。

仔细严肃地基本分析那一地区的现实状况及客观事实都表明，必须恰当地评价古巴军队在该地区的稳定性作用，他们是应安哥拉政府的要求才驻扎在安哥拉的，正在协助安哥拉共和国捍卫本国的独立与主权，抵御来自外部的不断并日益增长的威胁。

正如各会员国所知，安哥拉政府从来不想同南非进行任何军事对抗。它渴望边界和平，为此目的正竭力争取减缓次区域的紧张，并在采取实际的步骤。这些努力表现在安哥拉的和平倡议之中。例如今年7月，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建议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古巴和南非等国政府及西南非人民组织，在安全理事会或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主持下达成一项全球性协议，在第435(1978)号决议的基础上实现纳米比亚独立，保证安哥拉的和平与稳定。

但是，安哥拉的这些和平与建设性努力以及最近通过的要求停火的安理会第601(1987)号决议所得到的反应只是南非进一步扩大对安哥拉的武装侵略。

南非之所以胆敢如此肆无忌惮地倒行逆施，唯一的解释是它没有受到惩罚，它的侵略得到它的保护者的支持，正是因为某些西方国家公开袒护南非，在安理会一再使用否决权，阻挠安理会对南非行使《宪章》的有关规定，使得安理会无法根据《宪章》第七章对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必要的有效措施，充分履行《宪章》所赋予

的职责。这已不是什么秘密。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这些国家在某些其他问题上却强烈坚持要求安理会施行《宪章》的有关条款。这样区别对待理由何在？是否因为现在这一问题中所涉及的那一政权不仅在保护它自身的利益，而且保护着其他某些国家在南部非洲的军事、战略与经济利益？

不论真相如何，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南非能够横行霸道而不受惩罚，这只能使该种族主义侵略者更加嚣张，它现在甚至不稍掩饰自己的罪恶行径。

只要有人在所谓建设性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合作的幌子下向南非提供支持，只要有人继续美化南非，帮助南非摆脱国际孤立的境地，经验表明，比勒陀利亚政权就不会停止它的犯罪政策，就不会放弃它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就会继续对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其他前线国家进行侵略。

苏联坚决谴责南非部队入侵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罪行，要求立即彻底停止针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和其他非洲主权国家的敌对行动。

鉴于比勒陀利亚政权不断犯下反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及和平与安全的侵略罪行的内在的特别危险，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根据《宪章》的规定对侵略者采取最有效的措施。

我国重申全面声援安哥拉人民所进行的无私、正义的斗争，充分支持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有关决议中的呼吁，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向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帮助安哥拉加强国防能力以保卫本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苏联一贯提倡南部非洲的冲突应得到公正解决。它提倡加强集体努力，在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前线国家、不结盟运动和一切支持该地区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力量参加的情况下找到公正解决的途径。因此，我们将支持不结盟成员国向安理会提出的决议草案，希望该决议草案在安理会一致通过，能使南非认真对待这项决议草案，尊重决议草案的要求，特别是停止侵略，把种族主义政权的武装

部队从安哥拉领土上撤走。

我们还认为，安全理事会应继续关注南部非洲的局势，做好准备，如果南非拒不执行本决议草案的规定，就依照《宪章》第七章采取必要措施。

主席：我感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沙利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阁下，我国代表团满意地看到你主持本月份安理会会议。我们与你在安理会共事的那一段时间的经历使我们深信，你将以智慧和日本传统的精确性熟练地主持安理会的工作。

我们也要向意大利常驻代表布奇大使表示感谢和赞赏，他上月份主持安理会工作作出了努力。

今天，安全理事会再次开会讨论非洲大陆南部地区自本世纪初以来持续发展的悲剧中的另一章。

现在辩论已进入后期阶段，安哥拉外交部副部长作了全面的介绍，其他代表也已经作了详细的发言，因此我认为，现在不必再多谈细节问题。

种族主义政权的头目认为他有权非法进入安哥拉领土这一事实又是进一步表明南非蔑视主权原则这一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该政权的武装力量继续占领安哥拉领土，扩大其对安哥拉领土的侵略也表明它蔑视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从实质上说我们也许并不是在这里面对一个特殊或奇特的形势。种族主义政权已使我们对此种做法屡见不鲜，它把破坏前线国家的稳定视为种族隔离政策的基石——如同它将继续占领纳米比亚视为该政策的另一基石一样。

我们认为所谓的安盟是效命于外国野心的傀儡组织，无论谁支持它，我们都认为是干涉安哥拉的内政，直接违反了国际法与《宪章》。

煽动非洲大陆各国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冲突一直是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政策的基础之一，其目的就是要继续掠夺该大陆的资源，对该大陆实行永久的殖民控制。因

此，我们反对将解决南部非洲的问题与由大国间的角逐造成的国际冲突联系在一起。

全世界与各国都认为，侵略与占领都是不正常的。然而，这对南非与以色列这两个种族主义政权似乎并不适用。因而这两个政权在违反国际法与蔑视安理会决议方面是史无前例的，也为所有那些可能企图违背国际意愿者开了先例。

我国代表团作为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的任期就要满了，我们有了在安理会内部的经验，而且也听到不少证明该安理会信誉的许多发言，因而我们也可以身在其位地问：尽管国际上已一致认为要消灭这一制度，安全理事会是否已经表明或反映国际上无法坚决对付南非种族主义政权？

仍然有人认为，与南非打交道并非一无是处，即，让该种族主义政权会积极合作，以便它自取灭亡。南非政权正是靠了这种自相矛盾的逻辑赖以生存。种族主义并非是过眼烟云。它是一种制度化了的哲学，有其历史与思想根源，在国际上也有其自身的联系与扩展。它是靠与外国利益的联系而来到国际舞台上的不速之客。因而有关通过与其打交道可以改善或是消灭该制度的说法完全是语无伦次，没有道理、也不合逻辑。

因此，我们也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即，尽管持这种观点者表面上也同意有必要消除这个种族主义制度，但实际上他们的观点完全相反。这方面的一个最好的例证就是以色列得到公开的支持，同时南非政权得到暗中支持。

有人说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将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如同在某些西方国家的这种政权也曾自行消失，这种比喻是不恰当的。因为南非种族主义是由一个入侵非洲大陆的外部政权所推行的，而这个仍是外来的政权的维持靠的西方的支持。

自1960年以来，安全理事会便一直在审议南非的局势。但至今一切照旧，纳米比亚并未获得独立。南非并未停止推行其对前线国家的侵略政策。南非的



黑人多数仍未恢复自己的权利。

安全理事会的会议象是走过场。会议结果事先便可以知道。我们知道各种发言都会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发言者们要求废除种族隔离。但仅此而已。安全理事会的行动仅限于谴责与抨击。一项决议草案提出后有两种可能：要么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决议草案，通过之后也不过是在已有的那些同样决议之外再加上一个决议：要么这是一个实质性的决议，其目的勒索种族主义政权脖子上的绞索，但  
这种决议注定是要被否决的。

我们不相信这便是联合国缔造者们与《宪章》起草者当初赋予安全理事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时所设想的目的。

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应真正反映就此问题所进行的辩论。我们听到大多数参加这一辩论的发言者要求安理会对该种族主义政权采取断然措施，并指出根据《宪章》所赋予安理会的权限，可以通过执行《宪章》第七章的条款来实行这些措施。我们但愿有朝一日安理会的所有成员均能响应强制实行必要的严格措施的要求。

同时，我们代表团是提交安理会的该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我们认为，这一草案并未反映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的愿望，不过，该决议草案也进一步检验了那些继续与该制度合作或为其辩护的国家的信誉——而南非的用心则毋须检验了，因为那已是路人皆知了。

主席：我感谢阿拉伯联合国首长国对我说的客气话。

古巴代表要求发言行使答辩权。我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古巴）：11月23日星期日上午，当美国代表要求发言并提及人权与尊严问题时，我们以为他要宣布他的政府谴责南非入侵安哥拉，并不再坚决否决安全理事会对南非种族主义采取全面强制性制裁。然而，他却没有这样做。相反，美国代表企图对古巴的发言制造一场不符合逻辑的答辩，试图

转移各方对他应当发表的声明的注意。他未能达到目的。辩论一直很热烈。

然而，当国际社会了解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继续得到来自华盛顿政权的道义上和物质上援助时，美国代表还有什么尊严可谈。在整个世界都知道博塔政权之所以能够推行丧失人性的种族隔离政策是因为受到美国政权的赞助和全力支持时，美国代表还有什么人权可谈呢？

众所周知，安哥拉战争是美国政府的战争。华盛顿从一开始就隐蔽地进行活动企图通过安哥拉解放阵线和安盟两个反革命组织并在雇佣军和南非的支持下来消灭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

众所周知，在辩论过程中，我们所听到的发言证明，自从1975年春季以来，美国投入亿万美元为安哥拉的反革命组织和分裂主义分子提供武器和顾问。当时，安哥拉并没有古巴人员。

同时，在座的代表知道，第一批派遣前往安哥拉的古巴部队是在南非种族主义分子，在华盛顿的支持下——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们对此一定知道得很清楚——入侵该国并向南部安哥拉深入700公里以后好几星期才到达安哥拉的。作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美国应当感觉羞耻的事确实太多了：它公开支持南非种族主义分子，与比勒陀利亚在各个领域中进行勾结，包括核领域，使其获得破坏的能力，构成对其邻国和国际安全的不断威胁，长期使用否决权，阻挠安全理事会执行《宪章》赋予的作用，为了支持南非的少数白人，它不惜使用谎言和虚假的历史事实。

种族隔离是南非对邻国的侵略政策的根源，种族隔离是南非入侵安哥拉的根源，种族隔离是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根源，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同时，由于华盛顿的支持，种族隔离才能够维持也是不可辩驳的事实。国际社会和世界舆论谴责的可恶的“联系解决”和“建设性接触”就是美国的支持的证据。然而，尽管

美国的支持以及美国在安全理事会使用否决权，尽管它与南非的勾结，包括在核领域的勾结，尽管它大规模侵犯非洲人民争取自决与独立的人权的行为，尽管华盛顿代表的谎言，种族隔离已开始摇摇欲坠。

不论是南非的武装部队，还是美国在安全理事会行使否决权，任何人都不能阻挡消除可憎的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纳米比亚的独立，以及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领土独立。

斗争在继续。 胜利必然会来到。

主席：我现在以日本代表的名义发言。

令人惋惜的是，安全理事会必须再一次审议安理会曾多次讨论的南非对安哥拉进行袭击的问题。 据报道，这一次南非对安哥拉的军事进攻比近几年所进行的规模更大、更严重。

11月18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总统给秘书长的信中很好地阐述了南非卷入的本质。 这一次，南非确实承认其军队与安盟反叛武装在安哥拉东南部共同作战的事实。 为了自圆其说，南非常驻代表辩解这样做仅仅是因为其安全利益受到威胁。

难道南非真的以为国际社会如此天真，竟会相信这一明显虚假的借口吗？

事实上，是南非，而不是安哥拉侵犯其邻国领土完整和主权。 是南非派遣军队进入安哥拉并向该国发动武装进攻。 安哥拉并没有威胁南非。 有关南非军队只占这个地区全部军事力量5%的说法既荒谬，又是毫不相干的。

日本政府最强烈谴责南非扰乱稳定的政策的最新表现，并对这些行动所造成的生命损失表示惋惜。

我们要求南非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同时立即将其军队撤离安哥拉领土。 在此，

我们再次要求南非结束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以及从该领土向邻国发动的野蛮进攻。

日本重申，坚定不移地支持安哥拉以及成为南非在该区域推行的扰乱稳定的政策的牺牲品的前线国家。现在是安全理事会采取一致行动的时候了。必须使南非认识，国际社会绝对不能接受它对安哥拉，或任何邻国发动的军事进攻。因此，日本希望安全理事会将一致支持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责。

美国代表要求发言，行使答辩权。

沃尔特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希望对古巴代表刚才发表的放纵和无礼的言论行使美国的答辩权。古巴代表再次对美国进行荒谬和毫无根据的指控，企图转移安理会对其在安哥拉内战中所起的灾难性的作用的注意。

35,000名古巴军队驻扎在安哥拉，在一场内战中造成安哥拉人的流血牺牲。直到外国军队，不管是古巴军队还是南非军队都撤出安哥拉之后，该区域才能实现和平，纳米比亚才能获得独立。

对古巴骇人听闻的人权记录所作的批评显然激怒了古巴代表。然而，古巴有计划地，大规模地侵犯人权，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古巴代表不管说什么，放什么烟幕都不能掩盖其制度的残暴现实：这个制度迫使其人口中约15%的人流亡在外；它建立许许多多交织成网的监狱、劳改营和行刑队来维持其统治；它监禁约15,000名政治犯；并进行恐怖主义活动。此时此刻，在美国的古巴囚犯放火烧监狱，为的是不要返回古巴，尽管古巴现政府保证他们返回后将得到宽宏善待。我认为，所有这些比任何言论，比这种孤注一掷的行动更有说服力。

我要提醒安理会的成员，古巴军队进入安哥拉卷入其国内斗争是由于其中一方安人运破坏1975年在葡萄牙的阿沃尔同其它两个解放运动安盟和解阵达成的协议。如果安人运遵守协议，让三个解放运动共同完成使安哥拉过渡到独立，那么

我们自1975年在安哥拉看到的争纷就可以避免。

美国对南部非洲跨越边界的军事行动所持的看法是十分明确的。我们从未宽恕跨越边界的暴力活动或南非对邻国进行的军事袭击。对目前发生的南非入侵安哥拉南部的事件，我们仍持同样的看法。我们一向指出，并且依然认为，军事办法不能解决安哥拉问题，也不能制止这个国家或这个区域的流血事件。

这场战争已持续几年了。尽管苏联提供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装备，但眼下还没有结束战争的迹象。我们认为，这就证实了军事冲突的升级是行不通的。

主席：古巴代表要求发言，行使答辩权。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古巴）：美国代表又一次向国际社会表明了其虚伪的态度。尊重民主何在？尊重多数意见何在？所谓的民主卫士尊重新闻自由和尊重人权何在？

正是不结盟运动、联合国和国际社会谴责了联系解决办法、视之为反对纳米比亚独立的奇形怪物。事实证明，只有美国政府能够保护这一奇形怪物。尊重多数意见何在？所谓的民主卫士尊重民主何在？

沃尔特斯先生谈到古巴尊重人权的情况。维护人权是古巴政府的一面旗帜；使我国政府感到自豪的是古巴人民得以行使自己的人权、生存和自由权利，发展体育运动，保证粮食供应和就业机会。人们在古巴看不到无家可归者，看不到年轻人和儿童在街上乞求施舍，也看不到象这里这么多的失业者。派出飞机去谋杀外国政府的领导人，比如去谋杀卡扎菲的沃尔特斯先生的政府难道比已经把婴儿死亡率降至千分之十二以上的古巴政府更人道吗？那个有6万文盲不识字甚至不允许随便告诉他们情况的政府难道比已经消灭文盲的古巴政府更人道吗？那个在其制度下做一项简单的外科手术就得花费数万美元的政府难道比古巴政府更人道吗？在古巴这样的手术是免费的，心脏移植手术是免费的，根本不用考虑病人是反革命分子，还是共产党分子，是赞成革命的，还是反对革命的。

说古巴侵犯人权的人只有沃尔特斯先生和古巴的一些反革命分子，他们拿人钱听人使唤的雇佣人员不时来到国际组织提出这种指控。在古巴，武器掌握在人民手里，掌握在工厂和学校里，掌握在国土民兵的手里，哪一个不尊重人权的政府会武装自己的人民呢？我促请沃尔特斯先生建议美国政府把武器交给这个国家的年轻人、亡命之徒。他们谈到监狱里的古巴囚犯。这正是那个制度公正的另一个例证：不经审判把人关在监狱里，而服刑期满又不得释放。

主席：美国代表第二次要求发言，行便答辩权。

沃尔特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听取了煽动分子针对我国政府和我国的发言。我认为，我国刚大赦1200万非法移民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如果这个国家这么坏，没有医疗保健，而且又有那么多的文盲，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想方设法来这里呢？古巴人口的15%已逃到我国，我不知道有多少人逃到其它国家。我实在不想详谈这些了。

古巴代表谈到这些古巴人不经审判而被监禁。这一点不应使他感到奇怪。在美国除了审判前预防性拘留之外，没有人不经审判而被监禁的。关押在那些监狱里的人都是被定了罪的，档案记录公开可供任何人查阅。在这里审判是公开的、自由的。法官不受政府的控制。当然，我并不期待他能理解所有这些问题。

格贝霍先生（加纳）：我荣幸地代表阿根廷、刚果、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赞比亚和我国代表团介绍载于文件S/19291的决议草案。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安哥拉和前线国家进行无数次的侵略，直接藐视安理会的权威，这些侵略行径促使安理会从11月23日星期一开始进行这次辩论。目前这次侵略安哥拉的行动的性质和规模应当引起世界各地人们的震惊。已经在这次辩论中发言的代表团都承认，南非这种公然的侵略政策如不加以制止，就会破坏《宪章》的基础。大家也在这里重申，安理会有维护国际关系文明行为原则的明确义务，因而不应当让种族主义政权对安理会认真对待它公然侵犯联合国一个会员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态度有丝毫的怀疑。

1987年11月24日共同提出决议草案S/19291的国家进行了努力，将安理会成员的这些强烈情绪反映在一个转达给南非的明确无误的信息中，该信息表达了安理会对其的行径感到愤怒。该决议草案的序言部分特别回顾了安理会以前通过的谴责种族主义政权侵略安哥拉的决议。该部分表示，安理会对一再袭击安哥拉的行径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造成的影响深感忧虑，并一致谴责南非国家总统及其某些高级官员非法进入安哥拉。

本着同样的精神，执行部分特别希望强烈谴责种族主义继续和加剧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行径。这些行径猖狂侵犯了安哥拉的领土完整和主权。该部分同样强烈谴责南非把纳米比亚领土用作入侵安哥拉的跳板。至于南非的占领部队，该决议草案希望安理会要求它立即撤离安哥拉领土，由秘书长代表安理会监测撤离情况并在1987年12月10日以前向安理会提出报告。

确实，各提案国认识到，在这一关键时刻，国际社会绝对必须支持有效地执行安理会的决议。为此，该决议草案不仅责成各方不得采取任何将会破坏安哥拉领土完整、危及秘书长使命的行动，而且还呼吁全体会员国最大限度地支持秘书长履行使命并给予合作。

目前，必须向南非发出一个明确和直接的信息，这是无论如何强调也不会过分的。安理会面前的这项决议草案文本是过去三天中广泛磋商的结果，考虑到了所有各方感到敏感的问题。因此，决议草案S/19291提案国希望，决议草案能获得协商一致通过。

主席：我的理解是，安理会现在可以着手表决我们面前的这项决议草案了。如果有人反对，我现在就将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没有人反对，就这么决定。

主席：首先，我请希望在表决前解释投票立场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布希先生（意大利）：主席先生，你对意大利上个月担任主席一事向我国代表

因以及我个人说了许多溢美之词，我还没有机会向你致谢。现在，我向你表示感谢，同时还要感谢其他和你一样对我们说了这么多客气话的代表团。

现在，请允许我说，我看到你担任主席感到非常高兴。也许现在向你表示赞赏未免晚了一点，但我的热情却不亚于任何人。你所代表的国家传统丰富、源远流长，这一事实以及你在作为一位外交家所表现出来的经验和才能使我们倍受鼓舞。最后，我还要特别高兴地向康特·约克·冯瓦滕堡表示最衷心的祝贺，祝贺他现在担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我们祝愿他取得一切他受之无愧的成功。

这是我国第一次根据请求对一项提交给安理会的关于安哥拉局势的决议草案采取立场。与审查涉及人类集体行动的重大事件是必要的一样，我们在审查安哥拉形势时也努力保持客观。我们是本着一种责任感认真地这样做，以求在过去几年发生在南部非洲的事件中寻找真理。

如果把国际社会一直在根据请求对其发表自己观点的种种事件看作是一种简单、或可以简化的局势的反映，那么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恰恰相反，这些事件反映了笼罩着一整块地区的不稳定，而这个地区正是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之间、不同甚至是对立的利益和思想之间发生对抗的场所。南部非洲的局势错综复杂，各种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如紧密地互相关连在一起。

当安理会今年2月辩论一项关于种族隔离的决议草案时，意大利并没有掩盖这一事实：意大利认为南部非洲政治局势的主要因素是种族隔离政策。今天依然如此。我们认为这一因素是决定性的，因此我们投票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甚至支持适用《宪章》第七章。

与在非洲大陆其他许多国家里一样，在南非种族问题与部落问题纠缠在一起。但南非的问题更为严重，因为黑人社区与数目可观的白人少数和其他种族共处，致使问题更加严重。



身为白人少数代表的南非政府觉得，可以在歧视和种族隔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社会政治秩序，以此来对付上述局势。这一制度在本质上使得种族隔离成为使白人少数对南非社会其他成员的统治永久化的工具。这种选择无法纠正，只能废弃。

这样作出的选择并不是一种政策。只有完全肯定人类的权利，才足以答复否定人类权利平等的行径。这些年来发生的事件表明，种族隔离确实导致冲突；而在一个民主社会里，一项政策要求获得协商一致和人民参与。

纳米比亚局势和安哥拉局势都是起因于种族隔离和在南非、尤其是城市地带强制推行这一原则的结果；在这些城市地带，现代经济的法则迫使白人和有色人种生活在一起。一旦南非政府作出这一选择，它便注定要在国内外对此加以护卫。因此，第435(1978)号决议依然未获理睬，这说明了一条古老的原则，即人们宁可将自己的问题输出，而不愿在自己家里解决问题，因为在家里解决问题十分困难，或仅仅是要付出代价。

必须结合着这一点看待安哥拉的事实。这些事实表明，如果不能将南非现实社会中各个社区之间的关系引向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那么由此造成的冲突将蔓延到边界之外，威胁邻国的稳定。这种威胁将引起其他反应，比如促使安哥拉求助于安全理事会。

我国作为安全理事会的一个理事国被要求发表对这一局势的看法，安理会过去已经对这件事情作了评价。

我们的看法是，种族隔离政策的基础是肯定一项法律上和道德上都不能允许的原则。隔离绝不会带来积极的结果。它是对人类尊严的冒犯；只能向它作斗争。不管怎么说，必须在这里，在联合国向它作斗争，在联合国，尊重人权的原则是国际社会促进道义进步的共同运动的基础，在联合国，非殖民化进程——我这里指的是纳米比亚——找到了主要的论坛。种族隔离首先是一个错误，但无论如何它不能在这里找到任何辩护的理由。

假如有关纳米比亚的第435(1978)号决议已经得到执行的话，今天摆

在安全理事会面前的事实本来是不会出现的。没有人可以认真地说，假如南非政府作出不同的选择的话，共同生活在南非的各个种族社区的情况今天会是什么样子。没有人能够说，其中那一个种族会更加繁荣，那一个部落会对其未来和下一代的未来更有信心。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走隔离这条道路，未来是令人悲观的。可以肯定，通过这条道路，周围国家的未来将是岌岌可危的。

出于这些原因，意大利将用投票支持该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渊源于确切的事实。入侵安哥拉的行径已经遭到安全理事会的谴责。这一行径也遭到欧洲共同体12个成员国于本月23日发表的具体宣言的谴责。意大利参加这一谴责，并且呼吁南非政府停止敌对行动并将其军队撤出安哥拉领土。

主席：我感谢意大利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伯奇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主席先生，首先我要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并感谢你的前任、意大利的布奇大使，感谢他娴熟地指导了安理会上个月的事务。我们欢迎有机会在11月份期间在你的英明指导下开会。

我也愉快地欢迎我的老朋友和好朋友亚历山大·约克先生新近担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常驻代表。

我国代表团象安理会的其他成员一样对安哥拉南部的目前局势深为关切。我国政府对南非的不可原谅的行为表示惋惜和谴责，并对这种行为造成的后果极为关注。这种武力行动不仅仅是不适当的、非法的，而且是短视的、有害的和自拆台脚的。南部非洲已经在越境战斗中蒙受重大损失，我们对所有这些战斗表示谴责。正如我们过去多次说过的那样，该地区所需要的是一个持续的对话和现实的谈判的时期。应该让安哥拉人民在不受外来干预的情况下自己解决其内部问题。

撤出所有外国军队将推动安哥拉问题和整个地区的问题的解决。即使如此，外国部队应安哥拉政府的邀请驻在安哥拉的这件事的本身不是南非侵犯安哥拉主权的理由。我们已经向南非当局讲清楚了我们对这一点的立场，我请南非常驻代表今

天向他的政府转达这个同样的强烈信息。我还请他牢记，南非在安哥拉的行动造成的后果可能是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外国介入。

不用说，我国代表团支持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我们希望，该提案将获得一致通过，从而表明国际社会一致谴责南非在安哥拉的行动。从我所说的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并不将草案中的任何东西解释为赞成外国作战部队的干预，我们是反对这种干预的。也不应该将草案视为属于《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条款的范围内。确实，安理会已经根据第七章采取了措施，一部分是作为对南非袭击其他国家的行径的反应。就其而言，英国政府将继续恪守根据安全理事会第418(1977)号决议对南非实行的武器禁运，并期望联合国所有其他会员国严格履行同样的义务。

主席：我感谢联合国王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现在将决议草案S/19291付诸表决。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阿根廷、保加利亚、中国、刚果、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意大利、日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赞比亚。

主席：有15票赞成。因此，该决议草案获得一致通过，成为第602(1987)

号决议。

我现在请愿在表决后发言的代表发言。

沃尔特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我愿对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向你表示美国代表团的祝贺。你的外交技巧和经验是安理会极为珍贵的财富。我

还要对你的前任，布奇大使在指导安理会工作中所表现出的技巧表示赞赏和钦佩。我也高兴地看到约克伯爵大使新近担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常驻代表，我要向他表

示问候。

安理会以通过本决议的方式谴责了南非对安哥拉的侵略行径。美国对此投了赞成票，因为我们象安理会其他成员一样强烈反对外国部队越过国际边界线。美国认为，不管出自何方，跨越边境的暴力是不能接受的。

然而，美国对该决议中的一些措词有所保留。在这一方面，我们愿表明，美国并不承认安哥拉人民共和国。

美国还认为，该决议没有涉及该地区的许多重要问题。它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今天的安哥拉，同时存在着一场内战和一场除了南非部队以外还涉及到外国远征军的冲突。美国的立场是，该地区的所有外国作战部队均必须撤走。这不仅意味着从纳米比亚和安哥拉撤出南非部队，而且还意味着也从安哥拉撤出古巴军队和其他外国军队。

因此，我国政府认为，只有从南部非洲地区撤出一切外国军队，才能充分保证安哥拉的独立、领土完整和主权。我们还认为，纳米比亚同安哥拉的命运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自从1975年以来，安哥拉的独立受到的最严重的威胁，一直是来自本大陆以外的远征军的数量持续增长，以及安哥拉大量依靠昂贵的外国武器。这些因素妨碍了安哥拉社会中一切派系的和平和解。为此，美国一直与安哥拉进行讨论，以帮助实现整个区域的和平与安全。我国政府将继续积极进行这些谈判。我们争取找到使一切外国军队撤出南部非洲地区的解决办法。这将使纳米比亚获得独立，并使安哥拉人民在无外来干涉的情况下通过内部解决消除其分歧。

在安哥拉有两股内部力量。其中之一是安盟，它已表明安哥拉的冲突是不能用军事方法解决的。安盟宣布，它愿意立即开始讨论民族和解问题。这一行动将带来安哥拉的持久和平。我国代表团同意这种看法；即保证安哥拉未来的关键无法在战场上找到，而只能在谈判桌上找到。

美国请求所有其他成员国支持寻找旨在使本区域人民获得持久和平的区域解决

办法所进行的努力。我国政府还请求其他成员国，同我们一道呼吁该区域冲突的所有各方结束目前的暴力循环。我们所选择的道路，不应使我们走向战场，而是走向谈判桌。

主席：我感谢美国代表对我讲的友好的话。

格贝霍先生（加纳）：我愿代表安理会刚才一致通过的决议草案的提案国，向安理会全体成员国表示真诚谢意，它们使安理会能够做出有利于和平和反对战争与非正义的历史意义重大的决定。决议获得一致通过，使我们加倍放心。提案国对此尤为满意，因为我们确信，安理会今天在这一有关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的问题上，恢复了其名誉，作为一个机构它不仅负责为坚持《宪章》的重要原则而采取果断行动，而且还愿意采取这种行动。

我们之所以谴责南非侵略安哥拉、侵犯该国主权和把纳米比亚当作入侵安哥拉的基地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在过去痛恨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而主要是因为南非在这一事件中的一切行动，在理智法庭面前是无法辩护的，是违反国际法的。因此，我们热切希望南非将在执行刚才通过的决议方面进行合作，因为缓和该地区紧张局势和维持整个次区域无论大小国家的主权不可侵犯性的概念，是国际社会和安全理事会应解决的优先问题。

如果南非不同安理会进行合作——正象其过去习惯作法一样——决议提案国将请求安理会成员召开紧急会议，以考虑根据《宪章》采取适当行动来保证其作出的决定得到遵守。

我愿向安哥拉政府表达我们的谢意，感谢它在辩论中向安理会提供的情况。我们相信，安理会的一致决定将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使安哥拉境内及其周围的局势恢复正常。

我代表决议草案的提案国再次感谢安理会各成员国对我们坚持《宪章》所做的

谦卑努力给予的宝贵支持。

主席：安哥拉代表要求发言。 我现在请他发言。

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主席先生，感谢你允许我现在发言。 在辩论结束之际，我谨代表我国代表团感谢你极为干练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以及你给予我们的一切礼遇。

我还代表我国代表团感谢安理会全体成员，它们均投票赞成这项决议草案。同时，我请求安理会这一联合国维持和平的最高机构——《宪章》规定其决议是强制性的——保证这项决议得到迅速和正确的执行。

长期以来，人们的惯性使种族主义分子不执行安理会决议的行为逍遥法外。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在授权秘书长在1987年12月10日前向其提出关于种族主义部队撤出情况的报告时，是在采取《宪章》规定的正确行动——负起维持和平行动的责任。 如果这种长期未能实现的撤军届时不能完成，安理会就应在同一天再次紧急召开会议，以便讨论和授权采取进一步行动。

当然，我只代表我国代表团讲话，但我相信，在会议厅里聆听和阅读了辩论中的一些发言的大多数人，肯定会发现有些要点是这么多发言中的共同论点。

很多发言者在提到种族主义政权首领非法访问我国主权领土时，都本能地使用法西斯希特勒作为类比，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 他们象贼一样在夜间来访，因为这就是种族主义分子的本质；他们不仅窃取了自己人民的而且还有纳米比亚人民的出生权。 这群种族主义窃贼，多次企图破坏、销毁或抢走属于南部非洲主权国家的财产。

比勒陀利亚非法的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的希特勒式的法西斯行为，并非历史上的怪事；它不过是南非内外发生的事情，因为在这种行为同其依靠的和尽力保护的种族主义基础之间有一种共生的联系。

我要特别提及津巴布韦大使以不结盟运动名义所作的发言。穆登格大使享有雄辩家的卓著声誉，我国代表团高度赞赏他在发言中对历史和现状的把握。安哥拉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之间的讨论绝不应妨碍立即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

虽然我希望以感激和赞赏的口吻来结束我的发言，但在目前情况下，我不得不勉为其难，厌恶地提到两天之前种族主义政权的那位种族主义分子代表的发言，他东拉西扯，拼命要为那些根本讲不通的事情来辩护，特别是为种族主义军政府成员在我们领土上的存在辩护。

坦达尔说过，“因为事实不合我们的口味便视而不见，既是懦弱的表现，也是要害死人的”。没有任何资料和证据能够使目光短浅的种族主义政权相信，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种族隔离政策将会殃及其自身，今天它根本就不能在南部非洲继续存在和发展。

试图说服种族主义政权相信，对和平造成威胁的南部非洲问题的根源在于南非内部的种族隔离，以及其在南非之外的军事表现，这或许是徒劳的。

试图说明种族主义政权相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古巴同志是在南非种族主义军队第一次大规模入侵安哥拉之后，应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进入安哥拉的，这也是没有用处的。

或许我应当这样来说：问题不在于说服比勒陀利亚和没有说服，问题也不在于种族主义分子没有看到这些真相，这些事实。实际上，是在南非内外国家恐怖主义的支持下，对种族隔离和少数统治的一门心思的执迷狂，促使种族主义政权制造了一系列神话，并顽固到底地维护它们。种族隔离也是建立在神话之上。神话从来不会得到历史证实。这些神话不仅被其受害者、而且往往被其编造者所打破。

而对安哥拉武装部队——安哥拉人民解放军对非法入侵我国的白人的沉重打击，甚至少数人社会也在觉醒。神话开始在自己堡垒内部破灭。

种族主义代表宣称，南非未同安哥拉交战。那么，六年多来，种族主义军队难道是在我们的领土上郊游野餐吗？

种族主义代表在他的发言中甚至不敢直言相告种族主义分子博塔最近到过什么地方，这是很可怜的。他只是不断地提到“冲突地区”或干脆是“该地区”，这是一种遁辞，骗术的高峰。该地区恰恰是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主权领土，与种族主义分子的总司令乃至他的部队都没有关系。

种族主义政权谎称将在1987年12月9日从我国领土撤离，在多大程度上值得信任呢？就是这个政权接受了安全理事会的第435（1978）号决议，随即又背叛了它，从此一直拒不执行这一决议。

南部非洲的和平之路建立在索维托、黑人聚居区、城镇和所谓的南非家园之上，建立在铲除种族隔离制度和打败其辩护者之上。

种族主义者及其种族隔离思想使人想起莎士比亚的以下诗句：

“除非在国外换取强大同盟，暴君怎能安稳地统治国家”。

因此，我们必须摧毁维持种族隔离的存在的帝国主义同盟，从而在南非国内外战胜种族隔离。但请允许我描述今后的前景，当然是近期的前景：甚至这种可怜的存在也不会维持很久。我们有无数人相信自由、正义和民主，他们的人数却寥寥无几。我们将取得胜利，我们的话将变为现实，而在此之前，我们将坚持斗争，夺取胜利。

主席：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本阶段对这一议程项目的审议。

下午12点35分散会。